



中国作家文丛

既

杨秀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作家文丛

既解

章杨秀丽◇著

I26
336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咒语 / 杨秀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0
(中国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5034 - 2299 - 7

I. 咒… II. 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306 号

责任编辑: 李保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邮编: 101113

装 订: 北京京东印刷厂 邮编: 101113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数: 156 千字

印 数: 001 -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99.00 元 (本册: 19.8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我是怎样深刻地记挂着你 故乡

(代序)

当这里繁华的街头
和迥然相异的风俗人情
触动心中太多
关于你的记忆
我才知道我是怎样深刻地记挂着你
我的故乡

我记挂着小时候门前那条
刻满歪斜脚印的
坑洼不平的土石山路
记挂着 沟前山后那遍地的
棱角分明的大块方石
以及茂盛在石罅间的茁壮的荆条
我记挂着故乡的山脚沟沿墙头

爬着的韧性的藤萝
记挂着东梁西坡那片片贫瘠
却长着高粱玉米大豆谷子的山地
记挂着每一棵差点儿被旱着了的秧苗
甚至记挂着田间地脑
那扯也扯不完的抓根草
我记挂着故乡
那被沙尘暴搅浑的天空
记挂着天空中萦回的那首
浮萍般沾满泥土味的低沉的歌谣

呵 我的故乡
在这个异乡多雨的晚暮
你的游子是怀着怎样的忏悔
记挂着你
我懊悔着曾经箭雨般射向你的诅咒
我诅咒过你的贫穷
诅咒过你的保守
诅咒过你的落后甚至愚昧
而你一直在以怎样的宽容和坦荡
包容我迁就我
我的固执我的任性还有
我坚决要离开你没有回头的狠心
我没回头看一眼你童山一样的额

没回头看一眼你那被呼啸着的
深秋初冬的北风吹满尘土的
干枯的头发
没回头看你一向干涩的眼眶内
突然泊满的浑浊的泪
以及泪梢尖头悬着的复杂的情感
我吝嗷地没给你一回头的安慰
无情没顾及到你随着我脚步走远
而悬起的心

然而 当长列的隆隆
把你甩成千山万水后的背影
当凋敝破败的村庄
却成了秦岭那头虽模糊
却让心啼泪的剪影
我知道
我是怎样深刻地记挂着你
我的故乡
我记挂着我离开村庄时
你那犹豫着终于没敢伸出的
像老枣树皮般粗糙的手臂
记挂着在村口老榆树下
你翕动着终于没有出口的叮咛
记挂着你喂养我长大的

每一碗红高粱米饭
尤其记挂着
村前那片坟茔地里
穷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
终于安息了的先人们

如今 遥远中已然
荒凉残破的屋檐下
那个曾经坐在矮小板凳上
瞪着好奇的大眼睛听故事的
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
要把那些曾经被灶膛的柴火
照亮映红了的老掉牙的故事
连同用血和泪讲着故事
或用生命演绎着故事的
父辈祖辈们的脚印一起
连缀成沉重的珍珠项链
戴在心尖上
怀揣那首古老的《游子吟》
脚踏实地走四方
让生命别有一番分量

(秀丽书于2008年4月)

目 录

mulu

骆驼老师	1
血孝	22
一根筷子	32
咒语	40
棺材盖山	74
超度	92
故乡的雪	111
邻居老太	124
老井	143
神仙大姑	167
桂哥	182
乡情,亲情——我永恒的财产(代后记)	198

骆驼老师

从此，骆驼老师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即使是妈妈，再提起骆驼老师的时候，也明显少了；即使我有意扯起了话头，人们也明显对关于骆驼老师的话题失去了兴趣。

故乡那边教学条件的艰苦是城里人永远无法想像的，尤其是我读书那阵，学校的硬件设施除了每间教室里一排排远远低于学生数额的桌椅之外，还能在我的记忆里占一点空间的就是一台不大不小的地球仪，以及物理化学实验课上那绝无仅有的铁架台和几个从没有过亲密接触的烧杯——那些纯天然的桌椅，那桌面椅面上布满的创痕，足以让它们成为博物馆里最资格的古董。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仅有的课间及体育课活动清一色是：夏天坐在校园的墙头或树阴儿下乘凉，讲故事；冬天男生围着操场跑步打闹，女生则是几个人一起乐此不疲地跳一根用自行车里胎剪成的皮筋，或男女生一起在教室窗檐下挤“香油”……硬件设施如此，软件就更不用说了。记得当年我在家乡读初中时，学校课程表里起初根本就没有过英语课的影子，后来

有了，但任课教师也都是代课的：他们基本只是小学毕业，学校只要求他们原是大家公认的成绩不错的学生即可。后来，在政府的扶助下，条件一天天改善了，但英语这一学科的任课教师也最多是民办或民办刚转正的非科班老师。教师资源的大量短缺一直是家乡那边亟待解决的难题。而在这样疲软的硬件和软件的夹缝中，有一个特别的老师——翟起坡翟老师，因为他总是好为人师，喜欢以各种方式诱导小孩子们学英语，再加上他的长相酷似骆驼，我们便都习惯性地叫他骆驼老师。

骆驼老师的家在和我们小岔沟一个拐脖相邻的大岔沟。在我没读初中之前，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根本还没读书之前，我就和大岔沟小岔沟这两道沟里的所有孩子一样，都对他再熟悉不过了。他四季戴着一顶中山帽，后来听说这是为了遮掩他那过于荒芜的头顶；他的个子本就不高，加上腰板弯得像被地球的强大引力吸引下去的歪脖树，自然成了家乡那边众所公认的特级残废（家乡那边有一种说法：成年男子的身高不超过1.6米的叫2级残废）。只要他走在街上，便经常有人对着他指指点点，即使被他听见了，也只是一笑置之，他绝对不会愠气，甚至一些猖狂的小孩子们边往他的身上扔石子，边吐他的口水，他也只是伸出手来略略遮挡一下，断不会再有下面更大的动作。他的背腰部弯下的部分，像一根尚未彻底断掉的大梁，在断痕处凸起两个鼓囊囊的大包，酷似两个驼峰，闭塞的家乡孩子们没见过真骆驼，便根据道听途说的印象或书本上的描述管他叫骆驼。有时，他随意地坐到某个空坝地的大石头上歇息，一些野习惯了的孩子们便爬到他的背上，骑着他和他们疯闹着，把他当骆驼驱赶，他不但依然大度地没有丝毫愠气，而且，还当真

像骆驼一样力求昂首挺胸地向前走着，只要你能答应他的条件，背会写会那个单词：骆驼。调皮的孩子们多数是先上车后买票——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等到过够了骑“骆驼”的瘾，便从“驼背”上滑下来溜之乎也，丢下他一个人在背后大声喊着：“开摸儿（camel 的谐音）。”孩子们根本没人理会他嘴里说出的话的实际意义，只是带着取笑别人的快感边跑着边回头朝他大喊：“你一个人‘开摸’吧，我们不奉陪了！”每每这时，他都会摇着头，不但不计较，还常常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说一句他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的一句话：“哎，这些孩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曾多次给我讲述骆驼老师的故事。从爸爸的讲述中，我知道了骆驼老师原本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翻译官，精通8国语言，是个了得的人物。他有两个老婆，大老婆就是从我们小岔沟嫁过去的，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妇女，老实本分，不会说不会道，一心只知道努力过她的小日子。她没有文化，不懂什么叫相夫教子，对丈夫所从事的事业更是一窍不通，但她却在心理特别佩服自己的丈夫，虽然从没表达出来，但她却很以她的丈夫为荣，以他为自豪。她不懂什么叫言传身教，但从女儿出生的那一天起，她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孩子，让孩子心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爸爸是个伟大的人。

两个层次落差太大的人却走到了一起，是那个父母包办婚姻时代的产物，也不能不说是两个人共同的悲剧。骆驼老师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他大老婆含辛茹苦的不容易，但他对她就是没有感觉——女儿对于骆驼老师的大老婆来说，就像一个本已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却意外又得到皇帝的一次恩宠一样：有女

儿这个天赐的礼物，即使受再多的冷落和委屈她都认为值得。从嫁到大岔沟那天起，她一年见到骆驼老师的次数就只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即使是偶尔骆驼老师回家了，夫妻俩难得的一见，说的话同样也只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一则她本就不善言谈，再则她一直严格要求着自己，要求自己恪守妇道：不该问的一定不要乱问，不该自己知道的最好不要知道，更重要的是她怕自己说错话影响他的心情（她敏感地感觉得到他对自已不是特别满意，于是，她在他面前便都尽力谨小慎微地说话行事），无论怎么样，只要他记得家的方向，只要他知道有时要回那个她一直守候着的家，她就高兴，哪怕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他的回归让她的心理承受太多的紧张和压力，但只要看着他，或者没看着，却知道他在同一个屋檐下，在他们的家里，她就感觉心里不仅欣慰，而且踏实。以前，她多是独守空房，许多人说她是在守活寡，她听了却不以为意，她认为自己所做的无非是普天下的女子，嫁给一个不平凡丈夫后都必然要付出的牺牲，从打心眼里，她不但不觉得苦，不但不觉得可怜（许多人甚至当着面说她可怜），相反，还觉得是一种幸运，一种无上的荣耀：能为一个伟大的男人服务，她认为是身为一个女人的她一生的福分。女儿出生以后，她的精神有了更好的寄托，尤其是女儿周岁之前，她几乎是把对丈夫和对女儿的爱全都倾注到了女儿一个人身上，常常，她怀抱着意识刚刚启蒙的女儿，一边给女儿哺乳，一边绵绵地讲述她埋藏很深的心事，讲述她对丈夫的敬重和爱戴……常常，讲到动情处，她才幡然猛醒，奇怪自己居然也有如此强的口头表达功夫。

一个夏日的傍晚，她正坐在院子里，垂首望着怀中的女儿

喁喁而谈，没注意到骆驼老师已悄悄推开了虚掩的院门——在门外，骆驼老师就早已听清了她说给不满8个月的女儿的知心话，第一次，骆驼老师“良心发现”，觉得亏欠这个女人的太多；第一次，骆驼老师心灵受到了震动，感觉有了拥这个女人入怀的冲动；第一次，骆驼老师有了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早已是他事实妻子的女人的欲望；第一次，骆驼老师感觉他和这个以前他不屑于一顾的女人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共同语言……可是，当骆驼老师从她的后面轻轻环住她的时候，她是怎样像受惊的小鹿一样弹离了座位啊，她甚至顾不得她心爱的女儿，马上替他更衣，端饭，就像一个高等奴隶，但骆驼老师需要一个主人，需要一个和他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女主人，而她所表现出来的一股奴隶相，不但一下子彻底扫荡了骆驼老师心中如水的男子汉柔情，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底陡然升起了一股无以言明的厌恶——厌恶，确实是这个词，骆驼老师记得很清楚，他猛然推开她，用力之大甚至把她推了一个大大的趔趄，然后，他重重地摔上门，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她一个人第一次哭得昏天黑地。她哭什么？又为什么哭？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哭累了，她擦了擦满脸依然滂沱的泪水，继续着母女两个相依为命的日子。

说起这个女儿，骆驼老师的心中漾着一种怪怪的情感，似乎是疏远，似乎是漠然，又似乎是无所谓……朦胧中记得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当他接到女儿出生的信息时，也曾不紧不慢地赶回家去看过一次，对了，是一次，那次省亲之行骆驼老师也只能说是一次，因为他在家里停留的时间充其量不到一小时，当他推开那扇古老而熟悉的破木板门时，他自己都奇怪感觉中

没有丝毫的亲切；当土屋内那股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的热浪迎面扑来，他不但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温暖，相反却清晰地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烦闷与焦躁；当接生婆（故乡人直至今日依然流行在家里生产，即使是个别的难产，也最多是赶着驴车到乡镇上那个无论是卫生还是医疗条件都远远赶不上时代步伐的美其名曰的小医院）抱着那个满脸通红，哭闹不止的小生命，用夸张的表情和语言发出夸张的赞美时，他甚至连正眼也没看女儿一眼，而且心中一直鼓荡着一种想要逃离那个生他养他的家的冲动。他顺应着这种冲动，很快地逃离，把剩下的所有事务都交给了随行的一个部下，而对那个部下，他也只是草率地交待了一句“看着办！”就走了，背影中他感觉得到那个刚为他生了孩子的女人正扎挣着坐起来，想喊住他，想挽留他，想有什么事向他报告或交待，或者想向他讲述一个才做了母亲的女人的细腻的柔情，但他也只是感觉到了这些，却没让她知道，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甚至没交待部下，需要给她请个老妈子侍候月子（他的母亲和她的母亲都已不在人世了，当时照顾她的只有她的一个才满12岁的小妹妹），好在，那个能干的部下把他想到而没有吩咐到的，都替他想到并且做到了，只是那个女人不知道他也曾经想到，虽然并没有做到。如果她知道他也曾经想到她，那无疑将是她月子中最上等的补品——“他能回来已经难为了他了。”这个善良的女人想。

从此，对于骆驼老师来说，他算是知道自己有了一个女儿，仅此而已，虽然偶尔的见面中女儿都会甜甜地叫他爸爸，但不知为什么，就像他对那个是他老婆的人提不起兴趣一样，对这个女儿，他也是了然激不起人类本能中的父爱。在女儿长到8

岁的时候，也曾有几个部下或领导N次提醒他可以把女儿接到军营中，但这话他却始终没往心里去。一则，他本就没想过接来女儿会是个什么境况，再则，不接女儿，潜意识中也是对这个为他守家守业的女人的一份宽容，他不知道如果他女儿从她身边带走，对她会是怎样的摧残或打击。

骆驼老师的第二个老婆是日本人，而且是一个侵略军首领的女儿，所以，当年，骆驼老师入痴入魔地爱上那个尚且只是一个16岁孩子的她时，受到了大岔沟小岔沟两沟人甚至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但骆驼老师却顶着各种骂名毅然决然地娶了他的第二个老婆。那是一个北方的丁香花满街飘洒着一种苦涩馨香的美丽的日子，一个长官和日本人洽谈军务，由骆驼老师给长官做翻译。就是在这次会晤中，他认识了让他一生精神有所依托，也让他因此而孤独一生的一个女人：星岛里子。

那是一个秀外慧中的日本女子，有着樱花般的美貌和金子般的心肠。成为骆驼老师的妻子后，她曾试图游说她的父亲，希望她父亲的努力能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军国主义侵略，为此，她差点被日本当局当作叛徒送上军国主义的断头台，这使她渐渐明白民族之间的矛盾并非是她一个弱女子的力量所能化解的，她即使有那份心，也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想通了这一点，她便不再徒然地白费力气了，只是力所能及地尽一己的绵薄之力，尽力做一点对中国人有益的事，似乎只有那样做才可以替她的父辈、祖辈们偿还一点他们日本人欠中国人的债务一样，也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无愧于她所深爱的中国人——翟起坡。

星岛和骆驼老师的大老婆唯一的一次见面是日本投降前一

年的事。那是那年夏日的一天，应星岛的强烈要求，骆驼老师悄悄地带着星岛回了一趟大岔沟。说悄悄，一是要避开星岛父亲一方的限制，再则，骆驼老师考虑到星岛毕竟是个日本人，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骆驼老师能感受到普通中国人对每一个日本人的刻骨仇恨，他可不想两个民族之间的冤仇却伤及一个无辜的弱女子。几经三思，最后骆驼老师慎重地制定了一个特别的行程计划：深夜进沟——当骆驼老师的军用吉普车一路颠簸着开进沟里的时候，除了虫鸣，整个大岔沟和小岔沟都沉浸在万籁俱寂之中，望着天上似乎也已打着瞌睡的星星，骆驼老师不禁为自己的安排而自鸣得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疏。骆驼老师打算得再周密，却偏偏忘记了大岔沟小岔沟两条沟里几十条比人还精明比人还精灵的狗。当骆驼老师的那辆吉普车载着一个异族女子缓缓行进在进沟的陡峭山路上的时候，那些聪明的狗似乎嗅出了什么异常，发了疯似的狂吠起来。不用说，他们的行踪就这样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果然不出骆驼老师所料，那些恨侵略者恨得咬牙切齿的沟里人极尽了各种最原始最粗野的手段，他们往车里扬沙子，扔石子，用大小棍棒砸，边吐口水边骂着各种最不堪入耳的话，甚至有几个鲁莽的孩子在大人的唆使下打碎了车子的玻璃要爬上车来咬星岛，甚至养狗的沟里人都放出狗来……那阵势，就连骆驼老师也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深感无能为力了，因为冲在人群前头，骂他吃里爬外、认贼做父，喊着叫着声称要杀死“小妖精”，为愤怒的人潮推波助澜的，居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所有人在围攻尚且只是孩子的星岛，似乎是只要把她撕碎就能解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星岛简直被吓坏了，尽管进沟前骆驼老师

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过伏笔，他提醒过星岛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但眼前事态的发展还是大大出乎星岛的意料，残忍的现实使她进沟前的各种善良的想法在一瞬间都化成了泡影：哪怕她当时有一百张嘴，但百口莫辩，她也终于体会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一个民族带来的伤害是凭她一个弱女子，怎么也平拂不了的。

“咬死她，咬死这个小妖精，替我们中国人也替咱小岔沟人出一口恶气！”星岛已不知道车门是怎样被弄开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人拖下车的，总之，那一刻，她知道她一个弱女子要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而捐躯了。虽然以身殉国是件无上光荣的事，但她总觉得自己这样就死了死得太冤，而且她更清醒地知道即使她告到阎王爷那儿，阎王爷也会判她个死有余辜的——中国的万人坑里有那么多无辜的冤魂，即使把她千刀万剐凌迟炮烙也不足以偿命的。这样一想，星岛反倒镇定了，她闭了双眼，任由人们的拳头、棍棒、口水以及咒骂雨点般袭击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孱弱的身躯，当一只大狼狗狂吠着冲向她的面颊，星岛做好了充分的坦然赴死的准备。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骆驼老师的大老婆挺身而出。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那只刚刚接受了主人指令的最大的狼狗，疯狂地扑向目标的一瞬，没来得及分辨目标闪电般的替换，结果，一向弹无虚发的它第一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汨汨鲜血从骆驼老师的大老婆那被撕裂的肩头渗出。狼狗的主人随手操起一根刚被打断的半截木棒，恶狠狠地砸向这只无辜的狼狗：“看我不宰了你这没用的东西，你怎么连敌友也分不清了？”被打得“嗷嗷”直叫的大狼狗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忍辱负